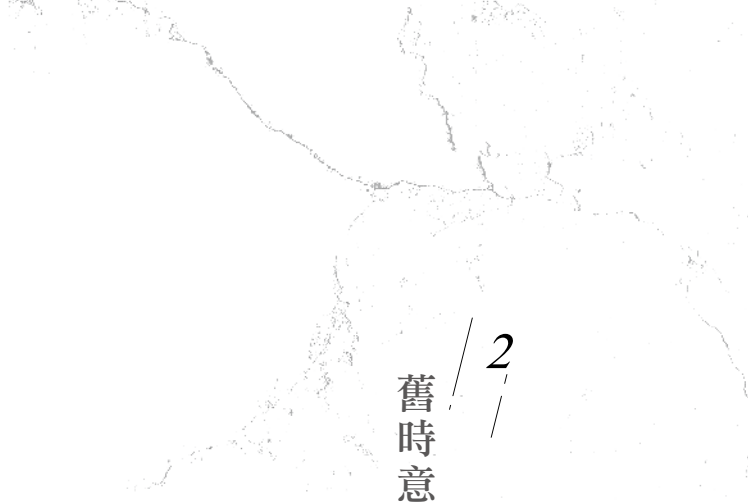


1 獅山下

幾回踏過雀仔橋
燈昏影雜南昌街
地標依稀風雨間
英雄被困筲箕灣
攤檔立根寸土中
盲人工廠盲公繩
車衣女工今何在？
屯門有路何愁遠
寶靈街頭憶鞋匠
紡紗聲裏
古蹟隱於鯽魚涌
看，聽障者的剪紙

序秀蓮散文

汪立穎



2 / 舊時意

柴灣道上話滄桑
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斬雞過年
爐火在心間
唐樓礮樓月色同
入青山了麼？
青春門檻升中試
病染傷寒生死間
犬
龍飛翥舞麥芽糖
街頭小吃香猶在

147 141 139 132 126 119 111 106 100 92 86

3 / 人間事

珍珠鑽石玉石尚——悼余范我存師母
鄉愁暫厝旗山上
牡丹，還可以挑剔嗎？
一鑊一頓悟
電暖氈
兩遇「大耳窿」
紅葉炫耀在眼前
撲滿
點滴看交通
好風送香來
騙子魔影破空來
聽，琴音是真是假
趁他還記得
一兩陳皮一兩金
霧裏人生

216 213 207 203 201 197 194 189 186 181 175 171 164 161 152



4 客途中

京都舊夢鬢雲間
出門情更怯
巴黎三月寒
聖堂踏浪塞納河
趁墟在巴黎
《人間喜劇》掠眼前——訪巴爾扎克故居
鄉愁，是一隻小小的粽子
白露筍與 Crêpe 的滋味

241 238 235 232 229 227 224 220

5 藝文扎

從《販馬記》分析白雪仙之藝術形象
恍惚是仙蹤——白雪仙的藝術生涯
人去矣，歌不降——
憶六一八水災任白義唱〈去國歸降〉
未了因緣莫問天——讀梁國驊之《尋找摩登伽》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紅樓有夢夢迢迢
傻姑登場
張曉風在風雨中

251 246
258
263 263 283 286 294 300

獅山下

1

幾回踏過雀仔橋

雀仔橋 (Bird Bridge)，是一道用麻石砌成的橋，麻石堅實，內蘊了一種永恆的力量，石塊疊着疊着，就把地老天荒的感覺疊出來了。果然，雀仔橋經歷了一百七十年雨打風侵，到如今，神貌不改，安穩如故，而橋的對岸卻物換星移了。據云雀仔橋在香港開埠之時已建成，其實它本是一灣堤道，連接海員醫院，而對面的皇后大道西原為海旁馬路。這堤在颶風襲港狂風怒號之際，抵擋洶湧波濤，怪不得以麻石為建材了。後來填海擴建，皇后大道西不復是水之湄，堤道已失卻防波的功能。只因其外型略似橋，故稱之為橋，構圖是兩條上揚的直線，交會於制高點，那一點，狂瀾

闖不過亂濤打不進，是為橋頂。而基座則呈弓形，微微凹入，於是整座橋既彎又直的線條美就凸現了。

這橋，位於西環，名為雀仔橋，遊目四顧不見雀仔，耳聽八方不聞鳥鳴，名不副實，難免令人費解。據說在許多年前，橋的後方不是高樓，而是嘉木，一片翠色，晨昏朝夕，雀鳥飛來，啁啾呢喃，鳴聲不絕，因為名。總之，雀仔橋名字起得好，親切易記；至於雀仔，偶爾也有一隻兩隻，在我們頭頂掠過。橋頭景色，動人處，一是橋型優美，二是古橋燈月，三是那株抓住石牆的老榕樹，以極高難度的姿態生長，蒼鬱挺拔，分明是昂然於天地之間的氣概，卻又萬般溫柔地撐起一傘濃蔭，給路過的我們片刻清涼。

雀仔橋風雨不動，牢固如山，可是那時候，走在其上的我，偏似無根之萍、不繫之舟，踏步橋頭，志志忘忘，一顆心竟無着處。

我長居深水埗，究竟是甚麼因緣把我領到港島西邊的雀仔橋？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是一首輕鬆甜蜜的流行曲，十六七歲真是大好芳華。當年我這預科生，比十六七歲大了一丁點而已，正等待大學放榜，前途未卜，憂喜不定。面前有三條大道——護士學校、師範學院和中文大學，總不能孤注一擲只考中大吧，便跟其他同學一樣，到處投石問路。橋畔的東華醫院早已營辦護士學校，入學的起碼條件是中學畢業、年滿十八歲、身高五呎、體重九十磅，真是恰巧，我居然不多不少地剛剛達標，若是加入醫護行列，可謂合符天意。

一連串手續在暑假進行，舉凡遞交申請表、面試、驗身等，都要踏上雀仔橋。從橋的這端緩緩登上微微坡度，到了最高點，往往停下腳步，眺望遠處，對面是皇后大道西的樓房，樓下多半是藥材店舖，店舖門面都實而不華。馬路上車馬不絕，市聲盈耳，我佇立一會兒才徐徐下橋來，往

前走，往位於普仁街的東華醫院去。這一道雀仔橋，會是生命裏的重要橋樑，把我領入消毒氣味瀰漫的醫院裏去嗎？升學問題困人，五內如波浪翻騰，只怕枯立橋心，但登不上兩岸。

後來收到回覆，東華醫院着我註冊入學。立在升學交叉點上，彷徨、遲疑、憂慮，最終我攜着一封自願放棄入學的信，再次踏上雀仔橋。唉，我這長安道上的學生，心情矛盾，步伐遲遲，數番上橋下橋，費了氣力，卻回到原地，所為何事呢？其實投考跟放棄，都是正確的。認真地投考，是給自己機會；無悔地放棄，是明白到自己的局限。歷程中自有鍛煉，長路古橋，不見得是白走的。雀仔橋，始終沒有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

數十年後，我立在橋下，左顧右盼。昔日故衣店林立，舊痕往跡猶清晰可尋，如今已換了風景，只見彩店高高掛滿了燒衣用的祭品，仿製的紙紮名牌手袋居然似模似樣，那種與時並進的靈活，真是香港精神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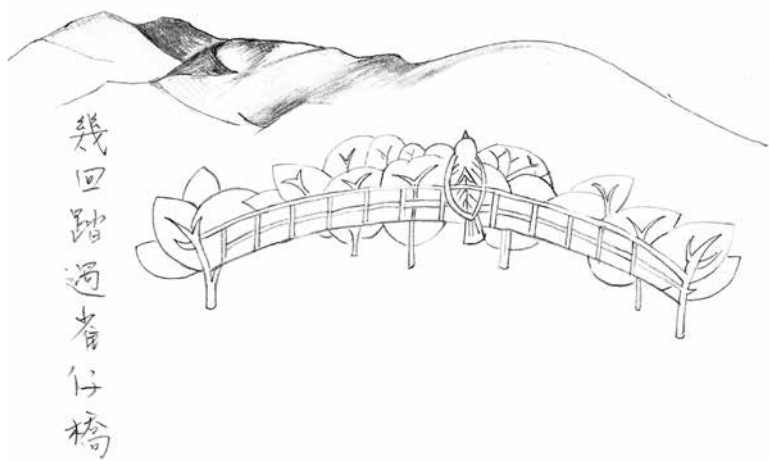
這兒也是藥材業的集散地，批發店內可謂洋洋大觀，藥材或成捆或大袋，如山如林，聚了四方採來的良藥；零沽店把藥分類或組合，分成小袋，林林種種，只要適切用藥，自可回春。我暗暗思量，西環連接中上環，同脈一氣，足有條件成為藥材業的重鎮，更何況東華醫院傍在橋邊，醫院前身為中醫院，為貧病老弱贈醫施藥，多少也推動了藥材業。直至一八九四年鼠疫爆發，附近的太平山街是重災區，政府便逐漸提供西醫治療，執行衛生條例，推動衛生教育。東華醫院在這契機下亦轉型為西醫院，仍保留了中醫服務。

橋的這端本通往海員醫院，醫院已改建為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服務坊眾。橋的那端依然領着走往東華醫院去。那麼這端那端，都連接扶困救病的醫療機構，百多年來，多少病人給扶着，踏過橋頭。正因病苦，更見關愛。橋上石臺，雕痕歷歷，見證了香江歲月。

一個地方，有診所，更有醫院，表示社區大致成熟，居民可以安心樂住。這片土壤，是宜居之地了。一道橋，防波任務已成，歷史使命永在。

西環這地方，情味濃郁，古意盎然，莫不是老城風光，是給這道雀仔橋地老天荒殷勤守護着嗎？

二〇二一年十月



燈昏影雜南昌街

南昌街，通衢大道，車水馬龍，縱走於深水埗，南達西九龍走廊，北接龍翔道。南昌之名，猶如山東街、通州街、蘇杭街，低訴中國鄉愁；另一端的牛津道、劍橋道、蘭開夏道，亦瀰漫着英國鄉愁，可見思鄉之情，不分國籍，各有懷抱，人同此心。

南昌街與汝州街交會，再延伸到長沙灣道那一段，每逢入夜，店舖打烊了，拉下鐵閘，本應空寂的騎樓底，反而熱鬧起來，如夜墟，把城中一角已深沉的夜色照得半昏半昧，掩映微明。放眼望去，只見街燈之下，另有光芒，一焰一焰朦朦朧朧的漾開，而人影錯雜，三五而聚，把燈花圍

住。夜，先天就有股神秘氣氛，何況燈火迷離哩，南昌夜市，情調尤其魅異迷人。

南昌街的茶樓商舖，白日昌盛；夜市地攤，生意獨特，百業中唯務兩科。攤主並非引車賣漿的小販，無實質銷售，有專業經營，其外表看似民間草莽，其實腹藏技藝，為客看掌相，與君鬥棋技。尋常百姓一時興起，會在星月下追逐燈光，來到南昌街這另類文化區尋訪高明。

看掌相，古已有之，術士俗稱「睇相佬」，身懷子平之術，學得相人之能，一技傍身，流浪江湖，只求茶飯。相中南昌之旺地，趁着月華，擺下地攤，招徠欲求指點迷津的顧客。所謂：「機藏休咎榮枯事，理斷窮通壽夭根。任你紫袍金帶客，也須下馬問前程。」人生中最難勘破者，無非榮枯壽夭而已，若能早着先機，或可趨吉避凶，那麼區區相金，又何足道哉？難怪燈火晃動，除非風雨交加，否則那點點光芒總點燃到迷茫月落。

猜想起初是三兩個攤子而已，漸漸有點生意，其他行家自然跟風，陸續潛來，於是騎樓底從一邊到兩側，從路旁這頭到那頭，鱗次櫛比，成行成市。攤主施展實力，各有顧客，相鄰相挨，互不相干，成為小小的南昌夜市、窄窄的民間文化路了。

相士把鏡架傍在牆邊，等如豎起招牌，寫明相金若干，亦有把相書所畫的面相圖掌紋圖鑲於鏡框，以便解說。所謂地攤，名副其實，隨地而擺，佔地甚小，相士與客對坐小板凳上，客先坐定，正襟端坐，不可亂動。原來農村夜裏捕捉田雞，只要用燈光直射，田雞頓時不能動彈，恰像提燈看相未敢妄動之片刻，故此把看相戲謔為「照田雞」。

相士提起火水燈，焰火微微搖晃，就着光，把面容、掌紋端詳良久，審視一番，才贈君良言，批論前程。相士標榜能知過去未來，預言將來，當下誰都無法驗證，但是說過去，或會不符事實，可是相士擅長口才，善

觀神色，有本事把說得不準的話，連忙兜住，及時補充，或者巧言把話說得模稜兩可。顧客中不乏女流，基於女性心理，一定結伴同來；鬚眉則喜歡獨來獨往，靜聽玄機。

鬥棋技，則不論顧客抑或旁觀，清一色是男性。弈棋文雅，講求理性，有君子之爭，無街頭之霸。善弈者在地上擺下白底印上紅線的棋盤紙，紙張已舊，摺痕斑駁，偏又紙質單薄，怕給風吹翻，便用小石子鎮住四角。火水燈或者大光燈，照亮棋局，弈者常常讓客三子，顯示自己有力追回；而顧客在承讓下依然敗北，也輸得心服口服了。有時高下立判，不消幾個回合已殺得落花流水；有時久戰不休，難分難解。對弈一局，好像是兩三元，約等於一張戲票。主與客，勝負難料，誰敗就誰放下銀兩。設下棋局，賴以維生者，當然棋藝深厚，不過偶遇高手，也會敗陣。而圍觀的老中青，或立或蹲，凝神斂息，見下錯一子，棋差一着了，只有焦急、

惋惜，要做到完全超然局外恐怕不容易，何況是浮沉困局當局者迷哩。觀棋多了，除了從觀摩中領略下棋心法外，對棋術風雨變幻以至得失成敗，是否體會得更深切呢？

夜深，相了，棋罷，人散，倦極的南昌街也沉沉入睡。

掌相與弈棋，源遠流長地流淌於歷史長河，深深淺淺地刻印於中國人的思想裏。曾國藩精於相術，日記中記載了相人的口訣：「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立意看指爪，風波看腳跟；若要 看條理，全在言語中。」徐志摩儘管是留學英美的紳士，相當洋化，依然偶爾以相學來品評人物。我大哥少年時代曾去南昌街「照田雞」，看掌人說：「你雙掌有旗，即是你有本事扛起大旗；你這一生，不管走到哪裏，都是當領袖的。」大哥年已古稀了，這番預言果然應驗，可見掌相之學，並非盡是無稽。

相士測前說後，弈者棋局交鋒，一席地攤、一盞孤燈、兩張小板凳，毫無背景，不藉宣傳，只憑專門功夫，單打獨鬥，顯露身手，箇中自有其本領。坊間濟濟之士為了謀生，舌燦子平，弈棋揚藝，把中國傳統俗文化融入香港市井圈子裏，口耳相傳，代代相承。如今廟街仍有看相的夜市，格局已變，有檯有凳，不再席地，少了草根而不失志向、貧寒而力爭上游的奮發氣息，至於攤子首尾相啣之盛況當然不復了。自從電視普及後，燈影黯淡，顧客稀少，境況冷落，南昌街這一段燈月交輝的文化風景，在難測的天機下零星落索，最後歸於湮沒，如一局殘棋。

二〇二一年七月

地標依稀風雨間

地標，多似燈塔，總是巍巍然昂揚挺立，讓歧路迷茫的縱目四顧，驀然舉頭一望，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哩。孩子容易迷路，家人總會指點地標；遊客不辨西東，但只要認出地標，方向感就浮現，不會錯蕩了。曾經識途卻久未訪舊，一見地標猶在，找到風雨之下磐石不移的定點，一顆心頓然踏實下來。儘管雨蝕風侵，建築老舊，然而舊夢有所依託，目標在望，且行且欣而忘倦了。

年青一代或以金紫荊廣場為香港地標，其實，大會堂、山頂纜車站、灣仔三角紅磚教堂、尖沙咀鐘樓、天星碼頭與海運大廈間的五支旗杆……

早已藏在老遠的記憶裏。

地標宛然，隔着重重風雨呼喚着我童年的，是嘉頓中心，位於深水埗青山道。那年頭孩子多半儉學，讀中學時步行返校，走過大埔道然後石硤尾，遙遙望見白雲下嘉頓那鐘樓，亮紅耀目，指針報時，提醒路人。我忙忙加緊腳步，出門前總拖拖拉拉，時間管理是我最大弱點。且說嘉頓這時髦建築物，直角兩邊立面一紅一白，凸顯那漫畫筆法的廚師，戴高帽橫兩撇鬍子，這商業標記成功地觸動了美食聯想。

嘉頓「生命麵包」，營養衛生，塗牛油、花生醬，已是豐富美味的早餐，滋潤了幾代香港人輾轉的飢腸，那藍白格子廚師商標蠟紙包裝，則共同視覺味覺回憶矣。遠見嘉頓與及後面隱隱的青山，麵包親切的香氣恍惚飄來。原來抗戰時嘉頓連續七天日夜不休生產餅食來勞軍，二戰又提供防空洞裏的軍用餅乾，後來廠房遭日軍搶掠、破壞，復產後配合政府公價措

施，麵包五角一磅……品牌九十六年了，麵包入口鬆軟，誰記起苦澀的歷史沉澱？在太平盛世吃生命麵包更覺歲月靜好。這地標據說或維修或重建，不過廚師標記及鐘樓總會聳峙雲間的。

「嘉頓有落！」紅色小巴往來佐敦至荃灣，到了青山道，乘客經常如此揚聲。司機放慢車速，靠路邊停車落客，流暢如水，準確如鐘。香江歲月的節奏叮噹明快，自開埠以來就一路響叮噹。

水泥鋼筋撐起了巍峨，可是地標之所以感動路人，還需要既苦亦甘的集體回憶，還需要裏頭透出暖香。

二〇二二年六月